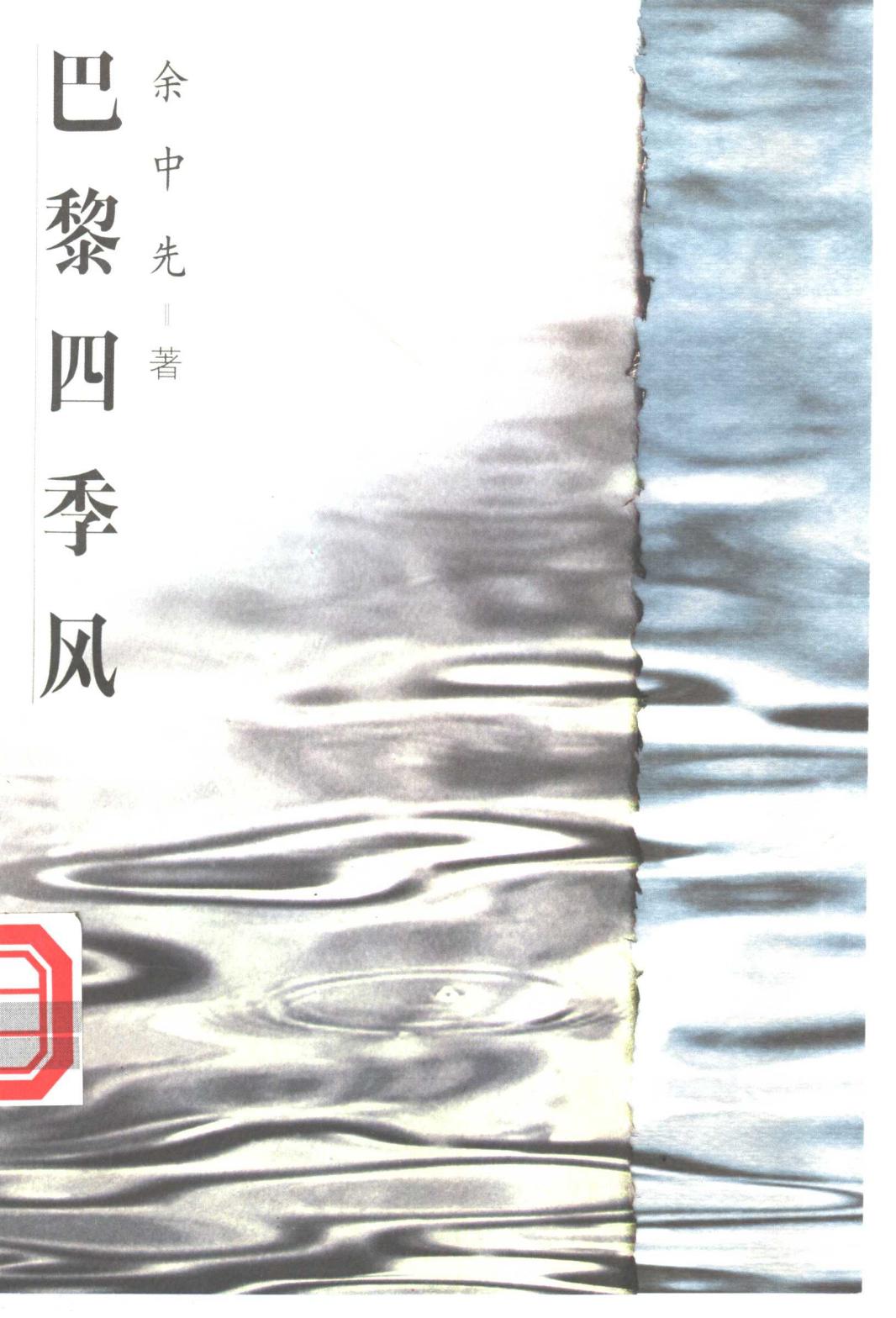


巴黎四季风

余中先著



余中先

念
纪
的
中

巴黎四季风

画译

上路

的

探索

风

季

四

巴

黎

纪念
纵浪
大化
集
欧陆回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人视界》丛书

巴黎四季风/余中先著. - 北京 : 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7.2

ISBN 7-80114-167-9

I. 巴… II. 余…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435 号

巴黎四季风

余 中 先 著

出版：九洲图书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残联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7.75

版 次：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6000 册

书 号：ISBN 7-80114-167-9/I·56

定 价：15.00 元

余中先

余中先，1954年生于浙江宁波。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后获法国语言文学学士、硕士学位。1984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语文学研究所工作，任《世界文学》杂志社编辑。其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译著有：克洛代尔、萨洛特、《金果》、贝凯特：《马龙之死》，皮埃：《靴子鞋》，萨冈：《你好，忧愁》，《理想藏书》，图尼策：《里昂人》，《洛代尔与传统文化》等多部小说、剧本。撰《克洛代尔笔剧中的中国女性》（博士论文，法文）、《克洛代尔与中国传统文化》（博士论文，英文）、《克洛代尔与现代主义》（博士论文，英文）。



三

三

箇

介

送人机

纵浪大化集
欧陆回望
巴黎四季风
探索的路上
中译画
电脑制作
罗丹艺术
策划设计
监督制中
任编策划
责任主编
书籍设计
海素大心
杜中宁
张计制大
海素心
赵平朱虹
主编武平

目 录

走在法兰西

巴黎地铁咏叹调	1
狗墓园	3
乞丐的生存竞争	5
公社墙与人质墙	8
焦土前的沉思	10
蓬皮杜中心的外表颜色	12
蒙在古迹上的面纱	15
海上囚岛	18
躲债门	21
——巴尔扎克故居访	
巴黎地下八音盒	25
拉雪兹神甫墓地里的鲜花	29
轮椅上的盲人博士	32
巴黎都市中轴线	35
——胜利大道的伸展	

大学生的一座国际城	38
——巴黎国际大学城散记	
卢浮宫星期日不再免票	42
塞纳河上的桥	47
王宫庭院里的栗树叶	51
巴黎圣母院和奇迹王国	54

读在巴黎

巴黎书店印象散记	58
图书超级市场购书乐	62
在蓬皮杜文化中心读书	64
塞纳河畔旧书摊	71
一本帮人选书的书	74
——法国人的《理想藏书》	
724次“阿波斯托夫”	77
龚古尔文学奖杂谈	82
龚古尔文学奖奖多少?	86
议会大厅中与错别字的决战	89
——法国全国听写大赛散记	
埃菲尔铁塔能在一天内建成吗?	92
巴尔扎克已经死去	96

拿起一本书,你将生活得更强有力	98
他为自己装修了一幢房子	102
—— 夏多布里昂故居访	
耽于梦幻的文学疯人奈瓦尔	106
一只神秘的青鸟	113
《苍蝇》与自我选择	119
战争,农事,历史	124
—— 一幅内心感觉的“三折画”	
魅力无穷的《缎子鞋》	128
大鼻子情圣西哈诺	132
移民作家的尴尬命运	135
—— 昆德拉现象之谜	
一份不愿被叛卖的遗嘱	140
—— 昆德拉小说观简介	
克洛岱尔与中国传统文化	148
两本小说奇书,一代文学大师	163
—— 《金果》、《马龙之死》译后记	
讲小故事的大作家	175
—— 新寓言派小说的寓意特征	
纪实性文学何缘风靡文坛	180
罗伯·格里耶的“毒”眼	187

加缪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男人”	· · · · ·	· 190
记下战争中的普通人	· · · · ·	· 194
——《巴黎烧了吗?》简评		
法国的同胞作家何其多	· · · · ·	· 199

四季塞纳河

复活节的彩蛋	· · · · · · · · · · ·	· 205
五一劳动节的战歌声	· · · · · · · · · · ·	· 209
夏之日的音乐节	· · · · · · · · · · ·	· 213
大众的电影节	· · · · · · · · · · ·	· 217
八月热浪中的打工人	· · · · · · · · · · ·	· 219
一个城市的史诗剧	· · · · · · · · · · ·	· 223
九月的开门节	· · · · · · · · · · ·	· 227
卢森堡公园的秋叶	· · · · · · · · · · ·	· 232
亡灵节游墓地	· · · · · · · · · · ·	· 235
编后记	· · · · · · · · · · ·	· 239

巴黎地铁咏叹调

出国到巴黎，碰到的头一件新鲜事便是坐地铁。早听人说坐地铁比公共汽车方便，果然。出口、入口、中转车次、方向都用文字标得一清二楚，站台有的饰有精美壁画，有的则满墙广告。车，几分钟就来一趟，且一上车便有座。掏出地铁图一看，市区现有地铁线 13 条，跨区快车网有四条线通过市区，大小车站约计 300 多个。不过，车票却很贵，一张票就是 5 法郎，相当人民币 3 元。买一小本 10 张票的，也需 30 法郎。仔细一打听各类票价，地铁公司的花招也真不少，有年票、月票、周票、二日票、一日票，每种票又分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其中月票和周票还分圈计价，即以巴黎圣母院所在的西岱岛为中心，向四周划五个圈，二圈内为市区，三圈以外为郊区，圈数越大，离市区越远，票价就越贵。我到巴黎时值 10 月中旬，先买 10 张单票，为头几日出门之用。下半月就按周买二次周票。

谁料好景不长，11 月还没有过几天，地铁站门上就贴上了布告：工人罢工，该线停驶。忙打听哪几条线停驶，哪几条还在运行，中途倒了两次车，迟到了十分钟，幸好老师同学大都也迟到了，谁都无意五十步笑百步，相视一笑后，便开始上课。

那天起，我就天天注意广播电视。工会很有意思，每日罢工的情况都预先出安民告示，哪一天哪条线全停，哪条线停百分之多少（因地铁是公共交通工具，不宜全线停运，每日得保证最低限度的载运量），全都通过广播、电视以至车站里的闭路电视装

置向旅客报告。我们往往一边等车，一边注视月台上的电视屏幕，了解次日的罢工情况，选择第二天怎么坐车。罢工时间一长，势必给社会带来影响。几天一过，巴黎的交通便乱了套。车厢中拥挤不堪先不说，月台中的等客比北京动物园前 332 路汽车站的人还要多。车一来，众人便争先恐后，甚至一涌而上。最惨的是那些近郊的旅客，一条线一停运，他们就无法换乘别的车。官司打到了交通部和总理府，官员们只得下令调拨军车救急。军车就像“解放牌”大卡车，上撑帆布篷，两旁排一溜长凳，郊区公民只好委屈求全了，那情景好似上前线！

我住在市区边上的大学城，交通很方便，东有跨区快车网 B 线，西有 4 号地铁，哪路不罢工，我就坐哪路，只是为保险，每日出门提前了一刻钟。一次出门购物，见地铁实在太挤，就改坐公共汽车。谁知地铁罢工期间，地面车辆大增，没行几步，就堵车了，在意大利门附近足足停了半小时，本想早点下车步行，偏偏又下起了大雨，只好缩在车窗后傻等。

罢工持续了一月有余，交通终于恢复了正常。我也渐渐忘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一天，有同学告诉我：“好消息，下个月月票降价一半！”当晚从报上看到：市区月票从 170 法郎降至 84 法郎。原来消费者利益保障协会和地铁公司达成一个协定，为弥补罢工给旅客带来的不便，1 月份所有的地铁票价均减 50%。高兴之余，也为一位作短期访问即将回国的同学感到遗憾，他赶上了罢工，却没赶上享受半价。可见世上并无绝对平等之事。

狗墓园

留学生活的第三年，我从巴黎国际大学城迁出，搬到了近郊小城 Asnières。A 城如同众多的法国小城，并无什么引人入胜的古迹，也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致。一两个美丽的公园，三四处静谧的绿坪而已。塞纳河流出巴黎后九曲十八弯地向东拐去，将北面的 A 城抛在了左岸。“左岸”，多么响亮的文化称呼，那里一定有什么独特的文化现象。

以前只知道 A 城是作家巴比塞的故乡，但问起法国人，几乎人人都不知这个“左派”作家的大名。我吃惊了，莫非墙内开花墙外香？一本反映一次大战的小说《火线》（亦有译成《战火》）经列宁的赞扬，曾在苏联、中国大大走红啊。搬家后，有一次我告诉友人，我住在巴比塞的故乡 A 城。谁知她一笑，说，什么巴比塞，那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狗墓园。什么？这倒是一桩奇事。我太好奇了，赶紧问我的房东太太，谁知她却说，没什么好奇的。一个说独一无二，一个却不以为然。好奇心驱使我非去那儿探个究竟不可。

五月的一个艳阳天，我约上两位好友去那狗们的墓地看奇事去了。塞纳河边上，通往巴黎城的克里希大桥脚下便是狗儿们的灵魂安息之处，大门上赫然写道：狗墓园。在门口一问，好家伙，门票 15 法郎！我这人逛惯了公墓，巴黎的几大公墓，什么拉雪兹神甫公墓、蒙巴那斯公墓……一律是免费出入的，而这个狗儿的公墓却让人掏钱，而且贵到了卢浮宫票价的一半，岂有此

理。冲着狗，不敢发怒，骂归骂，还得掏钱进去。

其实，称它为狗墓园也不十分确切，除了狗以外，这里还葬有其他动物。据记载，有一头母狮、一只羚羊、一只猴、一只狐狸、一只鹦鹉……当然主要还是狗。从1899年建园以来，差不多十多万条狗在这儿占据了一方净土。你看那些精致的墓座，小巧玲珑的墓碑，还有那些不时摆上去的红花绿草，足以说明这些宠物生前死后多么招主人的怜爱。一块块花岗岩的、大理石的碑上书有狗的名字，生卒年月，当然还有碑文。读碑文着实令人开眼：“献给你——我在世上唯一的爱！”“在你这儿我才找到真正的忠诚！”“亲爱的，请你等着我”。我无法怀疑狗的主人们是在玩文字，他们在这世上见多了虚伪、奸诈、歹毒，狗们的忠实多多少少引起他们的感叹。人若昧了良心，真正不如猪狗。我读着一篇篇碑文，想笑又笑不出，心中泛上一丝苦涩。只有在一座墓前，我才真正感动了：那墓高大异常。正朝着公墓大门，巨大的浮雕上是一头雄赳赳的冰雪救生犬。碑上记载：它在瑞士雪山区先后营救了40人的性命，但在救第41个遇险者时却被误杀……杀狗者，人也；为狗造墓者，亦人也！

在宽不到20米，长不足200米的狗墓园里，寄托着多少法国人的哀思！我的眼前浮现出巴黎大街上一条条狗的影子，阔人身边披红挂绿的宠犬，老人脚旁安卧的家犬，发型新潮的摩登犬，守着醉鬼流浪汉的目光朦胧的老犬，四处闲游的丧家犬，引着失明者上街的导盲犬……如何述说世间人狗情？狗对人的情，人对狗的情？

一列地铁从大桥上穿过奔向了巴黎，同时对面又开来一列，我从沉思中醒来，不知那“隆隆”的列车声是否惊扰了狗魂的安息。

乞丐的生存竞争

又是他！

一踏入车厢门，我就一眼认出了他。瘦高的条儿，黑色夹大衣，牛仔裤下是一双已皱得沟沟道道的皮鞋，最入眼的是他左手抱定的小提琴和右手拿着的一杆琴弓。我每晚 6 至 7 点间坐这条线的郊区火车从巴黎回家，隔三差五地能撞上这位专在列车上“打游击”的乐手。

下班时光，车厢里的座位几乎都已坐满了。还好，那边还有空位子，但等我抢到跟前，不禁傻了眼。一条大汉横躺在座位上，满脸胡子，衣袖衣领油腻腻的，膝盖上早已变成一种说不上的浅多深少的模糊色。从他酒气冲天的嘴里吐出一串串谁也听不清的词语。Clochard 一个。

法语里 Clochard 俗指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不过流浪者有多种多样，有的是酒鬼，整日坐在街旁，怀中或腿边总有一个或满或空的酒瓶；有的把一顶帽子翻转来向行人要钱；有的寄身地铁月台或过道，一年四季在地下游荡；有的……看，这个大胡子一躺，角落的 4 个位子就没人敢来坐了。这倒不是因为卧佛在此，香客岂敢落座，也不是因为世人高傲，不屑与落魄公子为伍，实则是他身上散发出的怪味令人闻而却步。那说不上是臭还是腥的馊味分子袭来，强似毒气弹……

车一开动，青年乐手便开始工作，一段莫扎特的小夜曲从他指头上流出，伴随着隆隆的车轮声在车厢中悠扬地飘溢开来。乘

客大都各翻各的报刊，时不时向窗外望一眼。他拉得不算太糟，不过有几个琶音处理得很怪，而且总是把几串 16 分音符拉得慢吞吞的让人着急，听了多少次了，他该怎么拉，从哪一拍起重复，我心中早已清清楚楚。通常一段曲子他要拉 5 分钟，车也正好开过一站半。停弓后他会接着从车厢一头走到另一头，边走边说：“为了音乐，为了莫扎特！”旅客们尤其是女性便会把几个硬币投到他的帽子里。走完一趟，列车往往也就到站了，他就在第二站下车，等着下一趟车或是坐反方向的车。次次如此。

今天不巧遇上对手了。大胡子流浪汉坐了起来，揉了揉眼，又在莫扎特的鼓励下站起身身子开了腔。他的嗓门大得令人难以相信：“太太们、先生们，你们好，请原谅我打扰你们一下，我今年 45 岁，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随着小夜曲的节拍，他一路乞讨过去。乐手已变了脸容，等胡子讨到跟前，便扔过去一句话：“你不会再等 5 分钟吗？”琴声没断，大胡子也不理他，似乎在装聋作哑，也可能真的没听见。一曲终了，乐手气鼓鼓地一动不动。要知道，在对手的叫喊声中把一曲拉完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忍耐力，他对得起观众了。不知道胡子要到了多少钱，可能收获不大。这不，两人又吵了起来。“你不会到别的地方去吗？我是专门在这条线上的。”听这话，青年乐手是承包这条线的专业户。“我难道不是？我就住在×城。”胡子说的是该线上的一个站。“你也太损人了，我还没拉完呢，你就来喊。”“我喊我的，你拉你的，谁碍着谁了？”见对方不讲理，青年人也就不理他。大胡子早走了一圈，车一停就下车了。

青年人还没过来说“为了音乐”呢！我在巴黎呆了 4 年，见惯了各种要饭的，一般我不给钱，可不，一个留学生又哪来钱去施舍那些天天都要碰上的乞丐，想行善都行不了。不过今天，我要给乐手 5 法郎。邻座几个太太也开始在掏钱包了。

青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他在想什么呢？干这一行也够苦的，风里来雨里去不说，面临不公平的竞争时，还要忍气吞声。乞讨有道，也许他不愿跟在别人屁股后讨第二遍钱吧。我的脑海中出现一个六旬老妇，她总在巴黎地铁过道上弹竖琴，琴旁一块硬纸板上写道：“这是一个愿靠双手养活自己的祖母，谢谢诸位。”我想起一对阿拉伯小姐妹，尖着嗓子用不太纯正的法语在地铁里嚷道：“我给大家唱一段家乡的小调”，然后是“阿伊古拉……”之类的东西，然后是伸手，然后是“谢谢”。我又想起大学里一位法国教授讲诗歌：一个盲人在大街上乞讨，挂在胸前的那块牌上写道：“我看不见”，但他所得甚少。诗人走来加了几个字，变成“春天来到了，但我看不见……”，于是收获倍增。教授解释说，这就是诗。乞讨中有诗意，有音乐，有人的温情，同时也有无情的竞争。

我的手里仍捏着 5 法郎的硬币，那是“为了莫扎特”，还是“为了美的乞讨”，我已说不上来。但那青年一言不发地下了车，这已经是第三站了。他多乘了一站地。

公社墙与人质墙

在巴黎留学期间，碰到不少从中国国内来出差的人，他们一到巴黎，除了游览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等等以外，差不多都要去看一看巴黎公社墙。

记得以前在国内见过一幅“巴黎公社社员墙”的照片：墙用一块块长方形石头砌成，凹凸不平。石头上浅浅地雕着公社战士的一副副严肃、冷峻的面容，正中是一个裸胸女子的高浮雕，双臂张开托着墙，脸朝苍天，好像已经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安然去世。到巴黎后，有人告诉我，这段墙其实不是真正的公社墙，真正的公社墙上没有雕像，只有几个字。

于是，我去了拉雪兹神父墓地。在第 47 区的墙外见到了有裸胸女子的浮雕墙。我想（自然没有经过考证），这墙恐怕是后人为纪念历代的志士仁人（不一定是公社战士）而建的，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那女子会裸着胸了。我又去看了真的公社墙，就在 97 区的角落上，墙上镌有一块牌子，刻着“纪念公社死难者，1871 年 5 月 21—28 日”。据史书记载：1871 年 5 月 27 日，巴黎的流血周已近尾声，步步逼近的政府军与退守墓地的公社战士在此地展开枪战，公社战士伤亡惨重，被打死的公社战士被匆匆埋进墓地东南角的大坑中。次日凌晨，147 名最后被捕的公社战士也在这东南角的墙前被枪杀。

1871 年之后，每年 5 月末，纪念公社的种种示威活动多在这墙前举行，也几乎每年都发生纪念者与警察的暴力冲突。